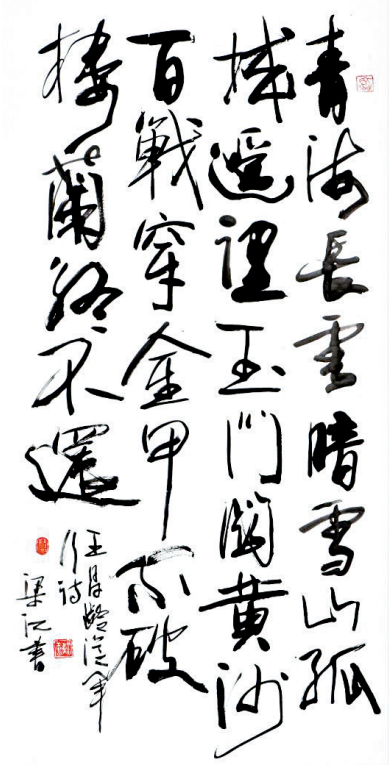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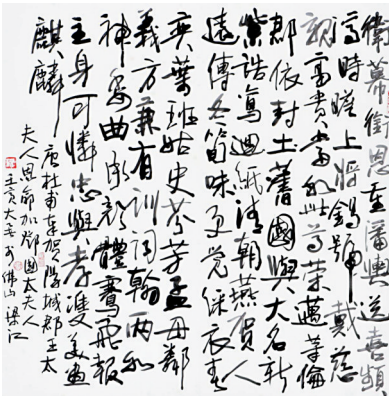
“天行健——梁江‘学者书画’50年”展览日前在江门美术馆开幕,不少知名专家以不同角度,从梁江的“学者书画”中引申出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素养,以及他的探索对美术界的启发等话题。中国美术馆艺术品修复部主任徐沛君、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广东省文联原主席许钦松、广东省美协专职副主席叶正华等分别畅谈了对梁江的印象与评价。



■梁江作品《艳阳》



■梁江书法《王昌龄 青海长云诗》



■梁江书法《杜甫 卫幕街恩诗》



■梁江书法《妙境》

## 中国美术馆艺术品修复部主任徐沛君： 梁江先生是个全才

本次展览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梁江先生在美术史研究、美术人才培养、行政管理以及书画创作乃至出版等诸多领域的成果,令人钦佩。展览立体、全面地展示了一位学者型艺术家的卓越成就。多数艺术家的成就,都会有不同的专业倾向,但是像梁江先生这样全才的并不多见。

梁江先生在美术史论里的成果

有很多已经成为当代美术史论学术领域里的重要参考文献,他培养的学生不少已成为不同岗位上的专业栋梁骨干,甚至有青出于蓝的良好态势。

在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时,梁江先生无论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还是在中国美术馆,他可谓殚精竭虑。他在书画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



■梁江作品《潮起又潮落》

##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 他的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相互促进

无论在绘画艺术、书法创作或理论研究三者之间选择任何一样,梁江先生都可以单独做成一份很好的事业,但他却“三管齐下”,既分而治之又相得益彰,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可以说,“天行健——梁江‘学者书画’50年”展览是对他艺术生涯的一次很好总结与展示。

跨界对于艺术而言,多指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跨界,但实际上在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之间是不同思维方式的跨越,是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跨越,是左脑右脑的跨越,其难度不言而喻。

但在梁江学者书画50年的人生经历,让他同时兼具学者与艺术家的气质,在各个人生阶段推出的艺术创作在理性思考不断深入的同时,艺术创作渐入佳境,乃至回归到艺术的最

初原点,行动于内,发之于外,心手相印,完成了眼前知足到胸中知足,再到笔下知足的转换。

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梁江本身就是科班出身,在广州美术学院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硕士、博士在中国艺术学最早的博士点之一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完成学业。梁江从此转向艺术理论,担任相关艺术杂志编辑,参与重大课题研究,出版专著乃至担任相关领导职位,可以说勤奋刻苦与执着、坚韧造就了他的人生际遇,由艺术而理论,再由理论而创作,由岭南而北方,由北京回广东,使他的绘画与书法呈现出了个性风格,画面讲究布局,线条生动有力,书法用笔果断。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没有相互设限,而是相互促进,成就了梁江字如其人,画如其人的艺术境界,学者书画丰沛人生。

## 广东省文联原主席许钦松： 艺术创作需有学者风范的追求

梁江是我的老同学,有着几十年的友谊交情,每一个阶段,我都亲眼目睹他的成长历程,现在50年过去了,沉甸甸的学术成果,成就了一个学者书画的典范。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是我们业界的一个模范,他在学术、书画、研究、教育……方方面面,特别是他的为人处世,都让我们非常佩服。

广东美术非常得益于中国美术馆的支持,我还记得几年前由我担任总策划的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那是多么的不容易,这当中也

有赖于梁江副馆长的一份功劳,因为有他在当中协调和帮助,展览最后办得非常成功。

书画这个行当,确确实实需要有学者的修为、修养和综合素养。我们所崇拜的黄宾虹先生、傅抱石先生都是从做史论研究开始的,后来,造就了他们极高的艺术造诣,所以,每个画家不只是一要练就手头功夫,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有学者风范的追求,在这一层意义上看,梁江给出了我们一个答案,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果,在以前,大家知道的并不多,而这一次展览,则让我们有了直观而清晰的认识。

经历半世纪风雨,硕果累累,梁江先生的作品展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呈现。对于梁江来说,在以后的岁月,他将作出更多更优质作品,就如展览主题所用的古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广东省美协 专职副主席叶正华： 有担当精神的 大家风范， 时刻影响着后辈

梁江先生从艺50年,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也是新中国文艺人才队伍的翘楚。他既是一位艺术史家,发表学术文字多达400万字,同时还是一位美术教育家,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在国内知名院校担任导师,为中国艺坛美术理论方面培养输送了许多人才。

梁江先生情系岭南,策划过多项以广东为主题的大型展览项目,如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不仅向全国展示了广东文艺的蝶变发展,更是推动了广东美术事业的全方位前进,改变了不少人印象中广东是文化沙漠的刻板印象,把广东的艺术文化事业带向了全新的高地,提升了广东美术的影响力。

我想起梁江先生曾经聊过,在几十年间,《岳阳楼记》和《桃花源记》是他书写次数最多的两大名作,之所以反复书写,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最为贴切地表达了中国历代文人入世与处世结合一体的精神世界。这种选择,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人文学者独特的解读角度,从立意角度看,也是其以书明志的生动体现。几十年如一日对艺术的刻苦求索,以个人的文化修为运化出学者本色。

梁江先生作为活跃在中国文艺界前沿的知名学者和有担当精神的大家风范,时刻影响着广东乃至全国美术界的后辈们。



■梁江作品《嫣红》